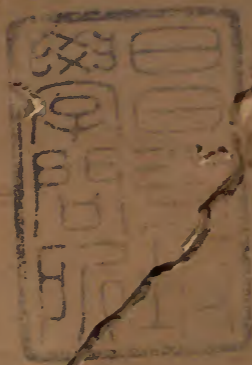


孤樹東談 五十六



漢書門			
五	三	六	七
五	九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一	漢
八	三	七	書
函	六	七	
一	五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7	
冊數	5 (3)		
函號	308	207	



御錄狐樹裏談卷之五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淺草文庫

戊集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
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
之內閣票旨始此 雙溪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

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八

卷之五

八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頓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于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英公 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某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

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為之餘冬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元厚臨事從容言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

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

人物何如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指者温州周旋而所對者則淳安周瑄也已巳冬虞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

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

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天順日錄

○正統時有鴻臚寺少卿王景音詞清亮傳制拜超邁響聽而每當誦奏必至蹇吃失儀其頂寡髮而美鬚有戲為詩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為誰遽答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方端重文學淵邃且儀觀豐偉亦殊眾人而石才行猶人舉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眾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腰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壽亦不久後皆如其言然則人生脩短通塞皆本于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墳言如此野記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兩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卿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諶為有徵也同上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備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目眩心怯謔多唱一拜覺之無及矣廷中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舉劾天顏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設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同上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默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點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麟身鳳有有許文彩也乃永樂中外國所獻

也古者稱騶虞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己未登第時有盲麟
禮闈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麟其毛中肉
鱗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之弘治初蒙陰田滋秀才家驢生駒馬
首牛尾負蹄徧體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杖
殺之野記

○宣廟崩 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
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之多艱而不欲
其安樂也 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羣臣言
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一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
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擗去殊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

天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
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
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佐僉邪小人首開
趨附之路百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公物相
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
已必得禍衆聞知益俱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
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
官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
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
交征利如水去提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同上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詞色
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疑

瓜封夏炎

戊午五月

四

坐振無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衛之中貴乃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栢玉酒間輒追念侍即劉公璉以為好人難得詢其故玉每有事干之無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即所執是耳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蕭維禎尤未若七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憲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

年因謂予曰予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予乃獨兼之耶此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圖書於楚曰忠厚寬弘廬陵曰清方貞靜建安則方直剛正夏主事靖曰含弘貝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也○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和日有歎落花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歎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無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

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為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
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學如不及論語
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無疵
者絕少其亦迫于揭曉而改訂不及歟野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
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
之類其蠶桑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
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
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
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寓圃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臣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

殺公于獄中二子鈇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鈇鉞痛公之死終
之世不出歸葬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二藩母夫人尚
無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此天之報忠也同前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
百二十萬九千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
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二萬九千餘兩兩淮鹽課銀歲不下數萬
千兩各該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
鈔關船料曰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
萬兩每年入數共三百四十二萬兩震澤長語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
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之不堪者甚為所迫
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

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劄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聞而澄忌之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浙鹽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後和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參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徃厚素為士論所短因奏逮治之廷舉尋因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呂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善舉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乃還之

合下謹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疏適書人又皆具既成就日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上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易原疏首尾而迂論之楷由是能位凡人祈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折頗多竟為眾所傾謫開平數年以宥還予亦以其或懲于是矣一日來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處謂能逼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等處題筆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洒不倦善書于題壁尤長予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卧土坑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負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泰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余尚能等在軍中敗將頗多然將士失律無被譴罰者無科間言上命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後聞尚書言擊殺之下自專誅戮孔宜忠毅公麓川之舉則異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中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繼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二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不調兵官改使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來把飯也猶有善處未嘗有心于培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鏞正出當襲其家挾其庶長子 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鏞親率士民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培刻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籠絡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 奏中邊政之治忽係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與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懼不敢往吊由是為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無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時為王府長史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分韻要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禮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於此矣又嘗見奴間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繼而及奴問門外邏者猶紛紛未已奴問治裝謝絕親友非至親亦無敢入門者惟孫狀元賢日一至焉奴問以彼此無益謝之則答曰誰無朋友意此為狀元也歎

○林為庶吉士命儒臣教督之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公安王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旻同仁孫昱廷昭也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疎疎楊柳玉河橋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公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自為好人周藩許其得體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蓋亦有為之言也景太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禎

獨以嘗作剪燈餘話不得與禎爲他詩文尚多有運甓等集行世其餘話語誠謬而肆旨至正妓人行亦大襲前人雖無作可耳
○吏部尚書魏麒浙江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反之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亦不煩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李山忠毅公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鄭牢曰大人初到如一縑清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渝也公言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自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 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與他凡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退就鴻臚習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日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係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曰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 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屬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太辛未狀元柯潛人指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予言踰月

遣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讖乎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昱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謹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

附會之說也 瑣綴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未嘗兼階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城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先生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若若有如此 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 大漢州然時謂得體蓋東楊才識敏健多類此然徵誤可也誤有

大於此者可護短耻過遂非耶蓋又當審事體之輕重何如也

○正統間祭酒以賍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
自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于此任古廉嘖
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

肯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
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
信後陳公以方應蕭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已
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於東
閣蓋以備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呂
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後入閣者江商陳呂四人

耳瑣綴錄

○正統中宗伯胡公漢一日早朝奉

首跪起帶解落地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二年彭
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且至四鼓乃噫凡不
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
得大體於是可見同上

○正統間官殿當彩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資敕屬巡撫南直隸
尚書周公恂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及朽腐
請出製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

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同上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
敬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公
所對與其所預計畧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廬陵楊公歸省過南
京公適然病在告廬陵公就卧内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
狀曰 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廬陵公改容謝焉後來而公
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 奏築城遷衛于此有僧
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宣之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木泉枯時常有變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此楊
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巳春泉果涸不流今則復

昌平第潭潭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其才以飾樓櫓
莫大嘗經兵火不存者其關將軍祠潔麗可愛不忍毀之但城
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學士所撰開平常忠武碑文因驗
于衆曰公有功 國家其收漠北嘗過此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
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能而益奇其
術之神也或傳邊虜嘗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聲要
必曾有是說 瑣綴錄

○正統間禮部缺侍郎吏部擬苗先生衷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禮先生出補之縉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今任有
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曹苗四學士皆選授各部侍郎仍舊
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同上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

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閱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直僞不可知即真也吾與你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尔幸為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為吳誠在無眾以白

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齧賜汝汝以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嚙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寺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其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一武弁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惶擾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實乃聞于朝朝命其二官往迎取赴驛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間事與前聞異詞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為奏還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內以槍支門門內槍滿無隙焉靖難兵先鋒死者甚眾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無他及兵至建召徐詰責腰斬之橫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字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和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為民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陳僖公敏治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僖敏至則稍舒景大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金聞以乃以表旭事復之奏雖畱中時事則可嘆矣僖敏屢為文所侮一不校金至卻正位在臺間上以僖敏舉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為寬而以金為近厚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父耻人為入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宮宇及治塞楊村駟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他役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媚嫉之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鄭楚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
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
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
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秋闈興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
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
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孝為此卒不恤其他迎書跪誦
泣愛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
謹小心行事績密没于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鼎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樂頭得繁劇一職泰
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
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鼎
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禮敬没于土木之難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弘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
大體富貴尊嚴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
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
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孝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
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第後代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
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不然
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薦幾個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
文貞或讓文敏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日
內中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
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曰日亂穢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尔非此中人豆腐聞兒人也既而得脫也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七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没于豆腐關陣中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泊守伯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粟麥桑蠶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户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自滋蓋亦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

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授其民官之領牧者譜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竟謫邊戍天順日錄

○昌黎人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陞將帥能用奇兵如追胡虜兵不搏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却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德以來胡氏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授邊者不過朵頤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其用諂逆取耳洵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開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

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

爲一時之巨擘焉同上

○戶部尚書王仿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体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爲實君子之風人咸稱之同上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名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同上

○正統壬戌冬 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木之難言官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中爲虜所用者振族當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爲京衛武孝天順改元振黨以聞裕陵大怒云振見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軍 詔復振原官

命于智化寺北想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水東日記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瓜不死

宣宗即位察其忠復召之翰林拜孝士自後不聞直言矣在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頭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
撫安之未必不從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
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閹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
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
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
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
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可來東南搔擾軍乎疲憊殆不可言復窮
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六
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
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
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

詐滅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
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
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閑志人馬饑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
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羈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回

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

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入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
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

國人被虜于此因問何日土木之園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畱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有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個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捺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

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項鏡裝鐵彈子数个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令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何如拘畱我使臣減了我馬駕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黃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錐十数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

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
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国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
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国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
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與中国某人會喜不在着
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
他以此減了馬價段匹及某人送使臣知反說是吳良詭計減反
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
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
疋使臣去買止與一次後次爭閉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
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匹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

剪段兩匹送與官人克飯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
先曰昔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
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
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虜
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聲叫苦上天豈不
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
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
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
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

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苟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教宴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過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悚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猶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境哉前代若晉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譽領兵殺賊失械監軍金尚書濂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時周先生昇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

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使邵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矣周先生為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寓圃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為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舉有越人邵昕者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憂制於家遂起為崑山尹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海駟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閒暇處思量心裡忸怩無文襄見之畧無怒色邵亦不父而罷同上

○福建賊鄧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

官故盡殺之斯豈法之正乎同上

○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晏日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

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請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同上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節而已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

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

導守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菽園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能泛濫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兼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纔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

自內閣罷官歸工侍桂公謙時為主事治不呂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主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

召為工侍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時葉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後喪偶于為誌墓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啣之且抑之至其後文莊始得入為禮侍其不同如此同上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饋遺惟耿清惠公餽雞果則受之以示激揚之意

○正統己巳夏瓦剌脫脫不花王及大師也先背逆天道侵臨邊境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親征迨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十六

日 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陳懷領軍
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雞鳴山遇寇成國公朱勇
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
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雷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体京師恐怖

太后命 今上監國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戌
阿刺爲頭知院差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賸番文赴京請和二十
七日己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選如
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各具封

差時實任禮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
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 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

揮使做通使馬勅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疋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疋帳房酒舖等物七月初一日

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 面諭曰你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

那里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絲段三表裏領賚達達可干太師
也先阿刺知院

勅書二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絲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

弘治紀事 卷五 十一

者脫歡及侍即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關給酒鈔辨酒席管待使臣初三

日宿懷來衛仍辨酒席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云曉出懷來望

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會見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須臾云盤旋曾上長安嶺偏覺

驅馳路轉賒遙憶 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雕窩堡一

十里之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韃賊二十一人各張弓執

刀一八杖劔衝入帳邊完者脫歡急與打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

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木下

馬作禮送二十里而別賦云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

譯知兩國通和好長笑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值雨過赤城

溫泉口四十里宿荒被盜去馬三疋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

馬輓車運糧有感賦云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

四貪營第宅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將兵火倉庫猶存聰敵

糧回首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

人喜悅勸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羶帽山二十里

賦云萬里窮荒極遠遊風涼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渾忘險飲腹

腥羶消渴愁駝馬連營轉饋餉大羊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

貢早奉鑾輿復帝州初八日過興和衛東海邊宿棍兒砦海初

十日宿失刺失箇禿即也先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

也先營中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并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

朝廷三十餘年爾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罪

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車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
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賈文赴京以求
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賈送賞賜給與大師并可汗阿刺知院以全
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
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送

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看張關係姚謙去奏又
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耳

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係既為使臣却使韃
韃百餘人各張弓箭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
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
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

仇兄被虜者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
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亦有三五萬各奮勇欲報君父之
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
兀良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
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時夜不收報說哨到大
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個內有
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
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
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同來兩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
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了
實曰喜寧自刎及長累受

朝廷恩寵加厚過人托為心腹令賈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雷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實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數杯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疋宰之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賣鞋可汗并阿刺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其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棗炒燒酒器

四等物實泣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余劉浦兒僧人夏彌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帟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疋以為移營之具上曰比先我來非為遊獵私己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陳友王振馬濟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圍京城喜不肯送回後到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慮中數次走回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者言語不一又

四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難知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及內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來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實詢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觀今服食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家塵之禍 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我亦知此人將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畢 上令至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回見上復命次議大事實以 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對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賦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甚淒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箏兒按拍歌歡酒曰你每來時心裡可怕麼實谷曰自古敵國以禮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躬冒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麼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
思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取回實
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賚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肯着我奉
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諸事難用
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留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
每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他
先作辭備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
同一帶擾邊人馬也不動一苗差來接駕的來約至八月初五日
實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來你每邊上人吃苦了
再三不與定約若來遲呵着差去的兩個鞭子同兩個漢人務要
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差人來軍馬擾
邊又說我每失信勉強與各送馬四疋貂鼠五十三個同實等
赴京奏事進貢本日往辭

聖時伯顏在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三封
令實賚回上曰來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路程遙遠
勿辭辛勤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賜酒飲畢令伯顏帖木兒仍
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箇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
實曰皇帝在此多家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聖母太后上覆當今皇帝也先所欲

者非要地土非要幣帛惟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賞
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五日中
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刺失箔禿兒送下程羊二隻當夜
三更過瀆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西陽河口入關至萬全左衛
食午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出郊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搬運木料
人皆歡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總兵等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
室宣府十九日過土木右丞把禿馬上指顛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徒有人馬衆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多如草
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把禿
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帝時與敵國戰
后遣使臣往敵國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怒謂彼處銳兵多如
此針彼處戰馬多如此毛遂與二子并頭目往征之后諫不聽後

果滅敵國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尸回還后曰一子不聽我諫敵
國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甦後滅金即帝位二十
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時實答曰昔項羽號霸王善調軍馬英雄蓋
世漢高祖寬仁大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
後高祖一鼓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他霸王
荼毒生靈天怒于上人怒于下無故興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
之邪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懷來時在京
運糧二萬石至軍士皆悅適 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
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知哈番等下番議和實將虜中與也先
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

上皇之音備細說了使彼無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尚書
士規罕曾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圍朔州

等處俱令回軍馬俱出外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
過居庸關遇長隨陳瑑賈 勅書曩等并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
懷來喂養先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就領

勅書賈回過榆河駟宿朝房二十一日早復

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拜首奏曰上覆

太上皇帝前旨皆無遺 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

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
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
但也先萬一變詐非臣可知望

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十貫羊二隻酒十瓶命太
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

把禿等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五
府六部數上章 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實進奏其畧曰臣切
謂先差臣等未嘗為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口臣
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雖虜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去則直在彼而曲在
我臣若不言恐日後復差人僉必曰臣實可差臣自揣違期失約
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此
猜疑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
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頗知虜情不懼斧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
乞早賜 乾斷天下幸甚謹具以聞伏候 聖旨當日于奉天門
奏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赶上楊善來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秀等
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也先楊善本日晚到時也先打圍未回
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備酒餞 上行初六
日發程初十日寓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十二
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十四日至懷來 上發書
二封 命中使陳瑒賈十四日宿唐家嶺遣使回京詔文武言避
位之事十五日 勅文武羣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西安定
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輜禮之百官隨至南城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禮終始所見之禮事來實言之無爽噫
上皇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無分寸之功寓於其間特紀
歲月云尔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軼掌大兵小人欲圖言貴者以為
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
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
等數十人亨封國公軼封太平侯乃固寵招權冒濫官爵贖貨無
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象
彗出屋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
知戒賄賂公行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
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
敢言亨姪彪頗馬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
正大同邀人 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
于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

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藉其家受禍其列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日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于其間當時若似彪鎮天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也 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錄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

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英宗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言且父之惡有非人所爲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

所歸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惜上邪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與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後予亡妻金氏功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適張篠庵書來云金氏如是賢有是不幸宜得名公顯卿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爲必求墓文無踰公者因偕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其泉易竭奈何不假之以年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爲馬蹠死予等舉奏

詔原之是日午卽中王偉持墓表來還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備矣卽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當時皆以高致

稱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從兄與抑庵尚書王公同為庶吉士
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僮問楊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
也王後頗與相為憾景太中叔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
而以為疑不得已請焉公聞唯唯次日即答景叔簡以知公不深
自媿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餘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一年意欲寬之一
日謂李賢曰親親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
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

一應器用悉令完且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衛者二十人俾送
十數人遣太監牛王禁諭其意建庶人間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且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奶老婦五
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者以

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天順日錄

○英廟復辟勵精 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必得其精或有二字
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廢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懷愍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碍監國
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

詳之嬪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與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嬪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

嬪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丁未

生與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敘家人禮汪既出

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命朝選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嫁志

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未久

英朝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

宮中為 憲廟為護特令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猶

是素然矣逮

景廟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

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係腰心則何忍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

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沉

之井中也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未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

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

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探馬及京師無事寄養

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

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免糧差而賠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

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

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

不通淫而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二年賠二駒九年已賠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問為理予為覈實至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馴走迎別給課馬責令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奏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政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劫主之威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

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己者舉朝皆以

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出圖

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

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

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已巳七月振又

逼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大同城下欲上幸其第倉卒為

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舉劾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

云寓圃雜記

○正統己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羣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

其事重禱需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然之適兵尚
于謹奏欲斬南遷之議者衆心遂決同上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木嘗詢問已已 車駕蒙塵有老百戶
云初六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寨初忽有梟集
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澁至此滴
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遂見軍馬移動遂羣譟而衝至未
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爲計相與枕藉于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北虜臨敵必待
人動彼始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
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隴夷障塞
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高逼近京師矣蓋宦官喜寧本夷種土木

之敗降虜爲其鄉導故以後猖獗特甚也于時賴少保于公內總
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
保固京師奠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抑
亦粉飾也欵菽園雜記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劄皆出人上善談兵多游
公卿間先爲學職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假軍功擢
爲百戶子俊繼焉後又進爲千戶爲忠國石公陷死遂出入石門
下石因用爲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圖議甚密不久欽謀
反被擒因捕益等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
氏爲証益故爲自異見賀加醜詆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
先生與欽坐中堂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先生云曹

操乃操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
深也盜遂無語并致極典寓圃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榮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
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
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幷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
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
容語之曰胡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
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讀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
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

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粹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
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
賂莫直殆無虛日振亦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
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粹之亂歐至死
人情始舒順體肥累其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毀之不什衆欲沒
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天順日錄

○自振專權上于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
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
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斗
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致徙東流於海湔沒人家千餘戶
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為火
毀是夜大雨明白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

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
 次已已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駿封即
 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家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
 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
 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
 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
 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
 益怒俱令畧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然恨者予
 不勝其忿與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
 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士控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
 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

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
 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聞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禾
 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
 晚雷雨滿營人畜驚馬懼益甚又連日雷雨不止過宣府寇追至明
 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
 鷄兇嶺胡寇于上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
 已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
 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搃營南行就水
 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聞俱解去衣以待死
 或奔營中積疊如山辛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餘萬人中
 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
 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

出干望外况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已巳之變徐元王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大監金英趨問計以南遷對英拂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爲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爲得也天順日錄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沮降辭色聖敬無斃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

乘輿所止穹廬雪不疑虜亦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嘆效順之謀益篤焉野記

○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爲御膳也先啗積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

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爲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新蒙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又問汝解後至此耶亦故隨 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若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來迎 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爲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爲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始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

復至當遂歸明幸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証

先帝須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娘娘手製也今囊故在乞賜娘娘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物也

上乃授以其衛千戶賜宅一區野記

○已巳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樹効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將旋 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

學士曹鼎張益宜之紫荆關返鼎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復紫荆郭以為得請矣俄從折而東總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已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帛約賄至即歸 駕郭定襄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斌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 駕云

上皇廻鑾瑄與衆 朝見 上皇特嘉勞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在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乃衆擁駕還召而與之盟約事成酌以一品之祿敗則族誅之士皆用命已

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駭而去未審其的虜擁
乘輿登陣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簽一縷燒羊於鉅端

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齒指曰好漢好漢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舍人
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
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
騾驢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
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
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
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
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
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

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
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
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
八千六百六十四匹頭隻今休養蕃息之久其數何如也

○與安侯徐亨主統中守關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
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

公何如曰強虜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邊將問之曰彼何嘗
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心為公曰我非其人曰然則為誰曰
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
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

仁廟時歲已巳布衣走謁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竇真

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偕于尚書治兵土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尊之再曰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召重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乂竟卒謙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乂卒

○已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遷為言者蓋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茲事因又諭旨禁飭焉

○真定邏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留虜酋也先將親

臨清使我等從宣府邊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為窺伺耳守臣以聞兵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荊等關以因薦即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召止洽備而已卻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欲其首將携去乂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

問所主之家御史涑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刑郎中奴在

京師以貿易習虜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匿於外妄為此言彼還者從而附會之耳此雖一事而臺省之

張皇內批之鎮靜得體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國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曰事故有輕重使各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
第宣劾王振章有

旨朝廷當別有處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膝前免冠有
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而有 旨急籍王振等家然呼號不辨
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行而前去袍服纏咫尺忽王給
中絃衆起猝馬順至

旨前曰奸臣黨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開問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衛官
候左掖門譚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猝兩人送錦衣
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爲而惟聞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
因 大駕出尤嚴門禁而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于軍衛而殺兩

人者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清碑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
可也畱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
而未得時錦衣劉揮使素善徐理薦于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
計徐甚言城不可少必須南遷衆內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
至泣下語瑣瑣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
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入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
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
帶一束謁于芳洲先生曰推先生命王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
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治進
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舉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子十二月

修河訖還 上召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芳洲舉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圖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諸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無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蜜口腹劍者歟 瓊綴錄

○正統十四年 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羣騎蹂躪忽一

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禮處之日仍進膳又雪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言出袁錦衣之口必的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心神自覺如何云已昏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絕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鬼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鬼之說信有之矣 菽園雜記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曾在左順門外令人請說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其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躡勢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

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泰為人師表而求
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
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
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
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當創傷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
以已意設為挽地龍飛天繩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
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千賊以為神云近代
名臣錄

孫樹哀談戊集五卷終

新錄孤樹哀談卷之六

已集

景皇帝上景泰紀元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瑾字德潤又賜肅慎圖書
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
西戎南閩竊發無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重詩章及範金為
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
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今亦從其姓曰王春也景太中
疾命太醫院官八人各賈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饋問安否不
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後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
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無又有抱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
中官之寵任肇于永樂中如繼諸人可知自後益勝矣嘗記童稚

時蓋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誥所不具聞蕪惟慈仁而其
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
講學士劉絃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
綱祭酒蕭絃左春坊右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
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
侍講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
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
臣以禮一章本立齋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州一帶稅糧有五年米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
言若不出口慮謀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人論
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歲凶
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于附勢中官
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什見造者必往求
其所得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
此少之同上

○景泰元年

英宗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
易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時公
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

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
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
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可盛
声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
修問安視膳之禮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于是天下
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羣臣朝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
本如此則倫誼融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

錦衣衛獄刑逼誣大臣并南宮通拷掠慘酷體無完膚瀆死者數
卒無一他及為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
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
嘗請復儲杖于闕廷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列公幾絕復生禁錮
愈麗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登寶位今 上還正儲位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陞禮
部右侍郎出大和直所拱立齋恭毅章公神道碑同上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回某
本同僚言近日公候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使北 進冬

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羣臣震懼謝罪因繳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還 奏疏雖諸公以休威誤
國者以欲泯迹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

容狀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無及徒一扼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令禮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虎相與惋歎盛因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事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蒙明早當就君取觀既而盛曰兩事當先後言蓋言群臣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萬一上下戒飭之命再舉則難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佯贊可行無實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旱公謙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敘學士言事中及之外人來言更便也

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畧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自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效日會議及敘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即揮筆批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衆因之則合辭上請

上或可從時惟左都御史陳鑑之贊會 奏蓋陳亦受謁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顯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負言者耶禮部胡公乃易北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上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顯言戶

部請議節省用費頗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嘗有後言而對表又不
言金尚書因累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
緩嘗聞宣德中內府工作答應之人多與軍職雖老病不代支全
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既足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
食官尚再細與尚書言之盛初不虞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
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任在在已者然我名之而葉少保之例
凡中外官陳言 奏事皆禮部於內府令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
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令儀禮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面
決可否自正官外更無出一言者則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
未嘗有言盛誠遠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
重臣群立傳觀尚書王公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起就觀

語多文而切直首備 登極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 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皇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未有書

上修史先生等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高學士衆

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屢以虜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感動

上心公造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以告于少

保於第言便對 進亦無妨蓋其意亦持兩端因詣禮科草疏同

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俄頃得 旨繳進時衆候

諸途扣之胡公欣欣言適三法司言不可進已還高矣茲復取來

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

如此旋聞有龔千戶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門謝二鎮撫以
其當具奏而不具奏坐不應尋會 赦得適聞龔千戶其名遂榮
惜不曾識之而揭帖亦書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請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
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 朝 詔免 朝二年盛與季聰約
當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
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使遂已之

感亦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曰予言已不為又人
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時與劉溥
以予言為然適聞盧指揮 奏行以來然後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冊題
名滿幅已已之變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入至節禮部請

朝賀
上皇于東上門 詔免賀舊凡過節鴻臚佐貳邀大興據公偕走賀
公曰

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誰賀和聞京師賀禮至今寥寥以不復昔比
○景泰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候其生
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下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季聰偕六科十
三道上言盡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復

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蓋厚嫉大臣之檢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後什然迄今不復肆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老少師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彙辭違罪觀季聰導之易不從堅以告盛因與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彙閱欲以
上促奏急閱之恐後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疎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彙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彙指王直等為老猾非宜或可回悟
上心季聰言所引公會戒于潛亦非胡傳本欲以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對盛以王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示甚害事不易或可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憾吏部為此十三道凡具此說彙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大臣新遷吏部者嫉科道為此說也玉素於盛厚因附耳諭此意盛曰雖不具且等耳彙必再易玉曰君奈何執欲依觀所謂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成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振馬順諸君此
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玉意等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塞及終所謂曰正觀罪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老猾於是乎皆

曰好而退既而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舊彙不

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一鎮撫及杖觀事兩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霄壤耶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舉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歷如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也先犯土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贊湖廣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耒皆有論薦還 朝吏部擬遷本科 內批陞刑部右侍郎庶夫素

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士論天順初改四川叅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笑風流老叅政畫舫簫鼓下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劉清時預讀卷公素多笑謔是日莊重自將持卷一一詳檢視訖收真端好衆以公公文竊窺議之莫可

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讀卷畢公即起持卷子納案上在揖王公握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歎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還之衆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然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彌封徐侍講理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帳天侍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者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試卷為風所曳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掌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 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借叔紹至兵科書 奏適本 奏監生皆已出不

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 旨禮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試卷

皆盛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

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于家
懷于天子之庭語眾以其能言皆傳觀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
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帑窓圈馮外尚餘周輿等六七卷未有
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實他所商弘載至以
兩甲既皆定因判六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庵
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旨六七卷者即得首卷
喜而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一卷則吳匯
也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割股餌之即愈
後復病婦禱于空祈方帝佑之頭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予丹
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皆往至南石宮徐始
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
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投身萬仞之崖留鞋崖畔以示
不見者眾覓不獲見鞋始悟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選
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駭問之徐言方隕躄而下忽應眾擁
特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袁中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
御史于尚書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于
雙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歸自湖貴
過濟寧見王驢兒曰吾行面奚曰奚為面君不可行也二公大詬
之已而中道得止還鎮乃厚遺焉牟戶部常為予言馱兒并能言
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十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
惟以五行立論惟焉韓都御史坐事被收江西術者周季龍曰此
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

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
館錢翰林原溥家厚溥酷好淡星嘗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
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
覺怒而捶之昨聞原溥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
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初閣下諸孝士各
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緒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
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
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美秩
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
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貧等待郎四五人不與一
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土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

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
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錄

○黃瑤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第瑠以世嫡為思明知府瑤亦
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
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瑠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民執
瑠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
殺之實瑤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景陽以其事聞于官若
欲為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
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瑤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
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瑤遂景泰三年五月

初二日

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克叅將棠因此致仕

英宗復登寶位時瑤已死發官鞭屍以示鑒戒立齋錄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同虞文淵必及祚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篤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便道還家以都憲改職誤傳云

○今製東宮宦官多龔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我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衆聞知喙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假庶子先生直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無以答項綴錄

○景泰二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余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榮棄時為戶部有

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閱纂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個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于上就于烟墩傍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崩塌欽此事與鄧琪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奏否

○訓導吾預景泰中應荐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攪我兵部者何與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預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于公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士至此處與淮狀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荐所知於是丁叅議程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諏志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乱將毒手拋青史故發狂言玷玉堂同輩有情誰勸解外郎無礼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者多非其人也 瑣綴錄

○景泰中劉亨士儼與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元泰本官墨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等赴礼闈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秋試陳閣老徐步观五士文章至泰微言曰

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折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闈力辨迨覆試乃已劉后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介焉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弟子不第乘此以為之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

欽賜舉人 野人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為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租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即律楚裁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二升五升三合五合蘓松后因籍沒依私租稅起

孫氏集卷之六
十一
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景泰中盛 奏旌褒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綱金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資能之譽又其死綱出倉卒晟出慘酷最灼灼在人耳目也后數日偶得御史林廷學按兩浙時封事崇亦以兩人為奏何必要我要著和會一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內亦有克舜孝弟之一說報 旨以為誠朕者也英廟將旋禮部累有旨奏迎復事上多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輿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點虜豈

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款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后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三法司所憎云爾禮部事當 奏即自首吏部議覆不果行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秉則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獨石叅將黃瑄往日言小營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兩總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阿一出街

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控騎馬過城隍廟前則舉手曰大哥好照顧余寺觀祠宇亦不顧也陽武築抽石隆慶諸城躬勤蚤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畧亦優等蓋慕前輩者云

○景泰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王翱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翱國子監劉絃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內閣則武少保賢自即署至閣老劉崇益方面入為大司成也

○景泰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見寵任乃疏情內閣增人實欲援知己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託商先生替之良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

疏下內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然則吾所知者肖惟楨也意實不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遽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旨高先生自造敵然于之好惡固不私也瑣錄

○景泰間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促完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菓品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故黃封品分以歸之又嘗賜燒猪烝羊上宴勞于東閣皆沾醉直幸與被其榮豈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瑣錄

○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

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瑀以易儲之說迎合

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乃亦官僚之賞而畧不思所以

善后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柰清諫何謙以書示黃文

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

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景泰間南京夾江門外娶婦及門導婦入空轎也壻家疑為所賺

訴于有司拘其轎夫及從者鞠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

乃令徧求之得之黃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

予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

有朋粉靈怪記觀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景帝之下

○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曰多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令閣

吏每晨會後具報可否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上芳洲因揭一

對云朝忝未報荷聖恩有覃時纂述不來柰史館書無成日人以

為得斯文相規躬

瑣錄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阜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

為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六設今欲

誠盛代混一之書須要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面道里戶口之

類皆未可闕必永樂中志善凡例而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

思乎近嘗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太和

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了何用戶口耶后聞此書竟以

屢題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之矣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泯

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一一

而書狀元豈惟無識其亦類乎愚也已

○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為建言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伐未有甚于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宗之陷于女貞者皆邊外破藩籬內潰救援不及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祚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祚之后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其虐焰而不侵梓宮帝后因其講和而來歸者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均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

暇在陳所見以俟所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壘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稍高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援又虜騎之來奔騰蕩定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始墜而進韓世忠破分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槍之遲復起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沮途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逐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蹊逐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也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

突或多招士軍以助官軍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
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
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
若賈弼者使仁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今官用文武賢臣修正使
之宣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以奏回日以
聞庶乎不致招釁啟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
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跡者或衝破關
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
其眾遠居南上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
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
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去全俸之給減漕輓之
勞其五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

于是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
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
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之膏血兵之氣力皆
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
敗哉今宜痛革明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
者誅之可也怠折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
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亦可節緩矣其六曰撫民夫
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戕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
害民其何辜乎得民則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
永世之良法也其七曰選博夫天生將才豈專在將門販繒屠狗
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
趙奢之子然頌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

孤樹良談

今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揚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亦令各舉所知良能而任之將枋由此而免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銜輿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石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夫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齒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齒恢復也所恃者張浚耳人皆忠義素著功業又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後辭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宜使亨等但居其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愾敵之氣他日勛名正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

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當主總攬權綱親決幾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侍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劾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則決于萬機也益以熱而察于有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器盡隆矣其十曰德學夫人主之德欬其智如日月之明則可察枉直而知天地之則可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智有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信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

孤獨哀炎
卷六

智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備而况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宜留心焉不當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蕪善惡而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惡于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仁智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鏞同手疏請朝兩宮後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橫衡姓之鍾不聽稍易數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

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甲午日巳時

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巳時宮門局乃傳旨自集隙中出

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施榜掠已兄完膚辭連鍾公即逮至對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服乃用

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乃令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後諸事

帝怒命伺服閉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杖之八十瀕死而止貶為定蕪城驛丞因是命錦衣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

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眾以手與入獄中又禁中不與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續錄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上下禮部會多議官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時議制即中章綸建言前事當時章綸同拏送獄明年八月十

七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見被拏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

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二日同

卒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復立什綸禮部右侍郎時監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

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長子國子

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京仍乞令群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回天

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以母喪赴經閣給勘合八月十七日

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廝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拏去着

實打八十訖臺送吏部去降除陝西驛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

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所項所

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郎改刑部侍郎

立齋錄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為憲山東至京師時為

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

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

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讎擠以死六年為正統十四年

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褒但禮儀光榮降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機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輕重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與張御史平書觀之追直乎生三復慨歎書比以識予其後云薛瑄識 立齋錄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談及殘學後進曰此韻府群英秀才好趁航船夫航艇吳中所謂夜航艇接渡往來艇中群坐多人偶語紛比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蕪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為主考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典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

賜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伏乞加嚴黜不報儼等問罪

還職未幾

景泰帝晏駕循寺得罪

英皇發循鐵嶺衛克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恩宥 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彞第丙戌進士今為

侍郎 立齋錄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

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

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賢有第讓不中亦怒考官一

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

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

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眾群情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

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

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

子弟皆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報然而愧矣 天順日錄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嚮意補

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曲意從之

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

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

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

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少保天順元年正月十七

日果誣以重罪於戲

皇帝之於用人審美哉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予云
○盛景允高蘓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勦鎮守兩廣允
高奏劾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以直諫
景帝旨下卿言固是朕自省察逾二年驟考在京百辟翔已陞冢宰
得行已志却以允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辭都察院
長皆為惜之允高從容曰此去在景以為恕今止去景一字尚存
史字雖是戲謔言甚曠達古田在萬山杳障中允高因賦詩云縣
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咏也無官長要
逢迎後陞四川雅江縣知縣羅江亦萬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求
熙謂曰王九臯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車馬輶轡處使奔
忙日夕不使愜足下閑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允高荅一絕云才
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

度問誦之可見其襟懷之廓如兩詩得怨而不怨之意鄉宦中要
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得體及遭迂播畧不見抑鬱無聊陞
知府致仕足跡不詣府縣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非
終日旅進旅出者之比也 客座新聞
○孫以忠蘓之長洲人世業裝潢翁性誠悃本質不習偽誕一日有
吏管佑醉至其家遺所囊金百兩而去翁與妻龔藏之以俟已而
管倉皇來迎謂曰得無亡金乎即持還之管有分謝翁曰若利此
還非本意也所醉一不啻會翁年八十四龔年九十子孫滿前登
見四世豈天陰騭之報乎 客座新聞
○景泰丙子春兵部于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
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每為同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延代于
諸閣老窺知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江忻

瓜封袁炎

然不辭乃屬商先生具擬內批于便室衆仍對坐江閣中少頃王
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畫掌中作江工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
商悟領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所指畫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
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省三人往陪付奠明日 旨出調工部
尚書石璞于兵部江補工部江大恙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
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
官獨擬商先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督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
侍講謹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退錢兼編修若
誤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越衆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
付王忱太盜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王千之先生獨追送出閣門
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亦須從衆例衆恬
不知至期 首勅出商仍舊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寺卿乃愕不

蒲瓊綴錄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
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 上欲將
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闔院達
其意願補外職賢才言于

上命吏部徐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盜王誠謀款取
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
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因會
議問學士蕭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
今日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且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

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輩王文于謙已遣人賞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宮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為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面之其余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因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

恣情妄為勢熾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

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

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祲蓋見天道之好還矣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大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合面之徐元王軌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离心謀心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故謀軌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覓步乾象亟下附軌等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待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

非常為名因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有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祚矣歸
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凍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
鼓聞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
輒叱之有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
投水竇并軌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
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鉄錮密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々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
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上壞門啟城中黯無灯
火軌等入見

上皇燭下獨出軌曰爾等合為俯伏告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輿來兵士譙惧不敢舉有貞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光輝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屬車既升
太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推欲擊有貞

上叱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帝聞 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帝曰哥七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

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

事蘇林小紀○立齊錄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具
奏不允十四日內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為皇

太子亨對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上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獨蒙宣到

郊壇齋官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親見知必難起于是城內南城之
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素善張軌得之軌指
前日石總兵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
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能
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入前說爾
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他得知西邊難
起是的一夕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眾所謂必無功賞切不令知今亨只納內外典兵糧

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又與亨計必須捏過

異故方顯吾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辨冤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群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

右副都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太監吳安自內

出問曰若等何官答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安

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十口耳郵曰若皆朝

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上徒問安耳眾乃惶上而退即日

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眾還道中作封

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二公是非錄於會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群臣石亨張輓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柱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撰字更畢笑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道皆勃上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前進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持與進王英不勝忻上約曰若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動心無乃不可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大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

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對仗進呈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住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十七日四鼓時衆集于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湏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于是朝野騰忻以為後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究迎

立之迹無間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
還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于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
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彥教二人待于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復對曰臣
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
功次陞六千余人 上甚厭之事實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輓曹吉祥等迎立外藩
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无
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莫敢遺視君子患
焉有貞亦欲其過勢每沮共謀互相排抑于是文武二途矣成化

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于斯以

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曹城楊瑄識立齋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輓石武清亨楊鴻臚善曹
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諷于許學士彬上許荐徐公有貞諸人就徐

議徐覽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郊土權寵歸
朝始允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等手似過是徐復請歸閣閣

宦人浸失權兼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啣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

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譎疑賣直久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
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下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似一人持奏

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
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
急校尉妄持一人示小豎上曰非也吓肥而髯今瘠無髯乃復大
搜常熟張廷瑞以爲作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
入加掠亡狀后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
使所密大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更楊某共爲之而滅其迹耳
遂收四人及徐家屬詔下獄加之酷烈蓋甚頻死數四竟無狀馬
尤毒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
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士權頷建計謀某執筆作狀楊某書騰
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爲堯舜之君令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
能折獄竟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什謫金莖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籍上王家宰直與諸大臣

議請舊太子某憲宗
却名監國

太上還大內議畢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
其橐留于禮部尚書姚瓊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
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造謀先于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關
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人之議竟寢焉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臣之功而恒不悅以其有輕朝廷之心後皆
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爲家宰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景且曰朝廷本
無事但庸人自擾之兼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于謙輩死耳景
向爲予言如此寓圃雜記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
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

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秉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准數人而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一十三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諺曰滿朝陞傳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一作賤似猪殺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太二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舊制人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荆棍或加

皮鞭故罪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過三四兩矣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翻黃之制重過二斤用以側斫之名之曰斫故獄中之人罪無輕重受斫者多死至今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寓圃雜記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皇帝父不朝給事中吳江徐某請獨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帑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僮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咲曰老夫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僮惶愧跼躅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菽園雜記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上尤其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上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仇而殺之無別故也奏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甚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 北同上

附錄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荐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友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念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

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癸酉歲值大比西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聞之二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窮 木葉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荐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八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蚤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忘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幾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着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沮而人諒其

忠未幾遷吏部選法未嘗或私有詢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禮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央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漢騫曰抵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洪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生末咸左遷國子學正成化間歷官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釐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類殊不直之及聰受院事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錄

新刻孤梅東語六卷終

